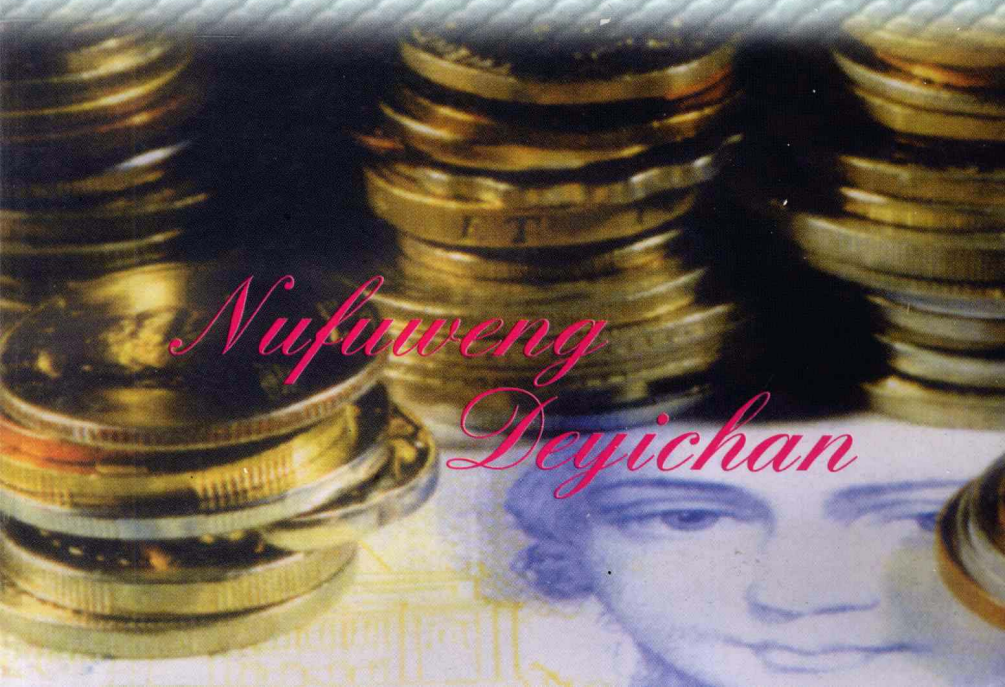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名著》

女富翁 的遗产

〔日〕高木彬光

*Nufuweng
Deyichan*



一个拥有亿万财产的女富翁谷口菊子，没有子孙后代，按照法律她的遗产将由她妹妹的儿女继承。但菊子不喜欢她的继承人，而她的继承人则虎视眈眈地盯着她的财产。

一天她接到一封匿名信，信上用德语写着“123——死”几个字。这是恐吓呢，还是杀人的预兆？……不久，围绕着女富翁的财产，发生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杀人案件。墨野陇人凭着他的敏锐与机智，终于使案件真相大白，凶手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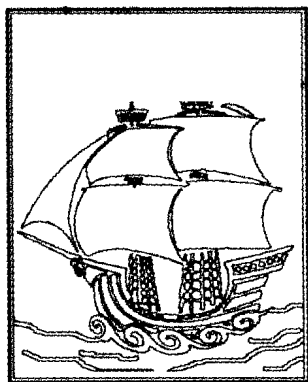
小说揭示了日本社会的自私贪婪、尔虞我诈，故事情节起伏跌宕，人物形象生动，有浓厚的文学性、趣味性和社会性。

作者高木彬光是日本推理小说的代表作家，是日本推理小说界一大支柱。他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敏锐的观察力，作品多反映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以及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他的代表作还有《刺青杀人案件》、《零的蜜月》等。

世界经典名著

女富翁的遗产

(日)高木彬光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韩全学

封面设计:朱 平

世界经典名著
女富翁的遗产
(日)高木彬光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教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200 印张

2006 年 1 月修订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71-3324-7/1·1295 总定价:2800.00 元(共 1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一、与墨野隼人的约会	(5)
二、七十五岁老太婆的不安	(15)
三、上松三男的预备调查	(24)
四、令人恐惧的新发现	(33)
五、第一个嫌疑者	(44)
六、第二个嫌疑者	(50)
七、第三个嫌疑者	(59)
八、“四天之内杀死你”	(65)
九、第一个受害人	(72)
十、心理变态的被害者	(83)
十一、不明确的旁证	(93)
十二、宫崎俊子命归黄泉	(107)
十三、加入暴力集团的学生	(117)
十四、“令女人的心受伤”	(126)
十五、两种毒药	(134)
十六、魔鬼般的人	(142)
十七、狂病者	(150)
十八、杀人歌谣	(158)
十九、偷喝毒酒	(166)
二十、——死	(175)
二十一、对峙	(184)

一、与墨野隼人的约会

我认识一位很有名气的侦探，叫墨野隼人，他头脑敏捷，机警非凡。我听从朋友的劝说，写了一本小说，内容就是他侦破的一起凶杀案，定名为《黄金的钥匙》。这本小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围绕“小栗上野介埋藏的黄金”引发的，而我现在讲的是《黄金的钥匙》之后的一起新案件。

墨野隼人，他的名字很特别。他的秘书叫上松三男，通过上松三男知道墨野隼人是研究企业管理的，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尖端的职业。许多公司为了提高效益，加强企业管理，请他提供咨询服务。除此之外的一些事情，我知道的并不多，尽管我和他的关系很亲近，墨野和上松也没有告诉我很多。

对于墨野的情况，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他的电话及住址，我若有事需要和他联系，只好先给上松打电话，再由他转告给墨野。就是上松也很难找到，他并不常在公寓里，我曾经给他打过好几次电话，话筒里传来的总是那几句冷淡而又呆板的录音：“这里是东京上松三男家，电话是 7295678。我现在因



事外出。请在下面铃响后留言。”从来没有女人接过电话，至少我没听到过。上松告诉过我，他和妻子已经分居了，我也不认为他会和情妇住在一起。我也特意查过电话簿，他的姓名、电话及住址都是一致的，只是在职业一栏没有标明罢了……

一个偶然的機會，我在新宿一个叫“黄昏”的音乐茶座里和他相识，当时的直觉是：他是一个单身汉。

墨野从来没跟我讲过他的事，我知道的都是上松三男偶尔透露出来的一些信息。据说：墨野的母亲原本是北欧一个国家的一位男爵夫人，男爵死了以后，就嫁给了墨野隼人的父亲，因此，她母亲给他起一个外国名字，然后再用译音译成与之对应的日语汉字——隼人。据此推测，他的外国名字应该是 roejing 或者是别的什么。总之，这个怪名字的来历，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

大概受她母亲的遗传，墨野隼人不仅在音乐方面有非凡的天赋，在语言方面也是个天才。他能非常熟练地演奏贝多芬的钢琴独奏曲《皇帝》；还能流利地讲几个国家的语言。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也就四十五、六岁，比我大十来岁。他白净的皮肤，高悬的鼻梁，宽阔的额头，颇有贵族绅士的风度，很像个外国人，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

上松还说，大概是因为他从小就体弱多病吧，很晚才结婚。婚后，在一次车祸中妻子和女儿双双死去，真的是祸从天降。

听了上松的讲述，我非常同情他的遭遇。

我本人是个女光棍，丈夫死后，给我留下相当多的财产，又没有孩子的拖累，所以住到这座高级公寓里来了。我在这里的生活可以称得上是悠闲自在，其乐无穷，朋友们送给我一个雅号，叫“快乐的未亡人。”



自从见到墨野隼人那一刻起，我对他就生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这种感情很奇妙，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甚至对死去的丈夫也没有过。

“我难道对他是一见钟情吗？”我不知自己怎会这样，经常自问。

“那还用说，肯定是。”朋友也拿我开心似的这样说。

有的朋友关心地说：“如今夫妻年龄相差十几岁，根本就不算什么的，我看你们就不要等到二月十四日的圣范伦泰节了。”还有的朋友说“他好像是个木头人，别说吻你了，即便他的电话和住哪儿都不愿告诉你，一点都不诚实，别说是对你有好感了！”

他给人的感觉总是冷冰冰的，没一点热情。他那双眼睛，总是非常有神地看着你，好像要看透你的五脏六腑，我一直自认为很坚强，但一接触到那目光，也会觉得心情紧张，甚至说不出话。

上松不但喜欢抽烟，而且常喝点酒，和他在一起的人都会觉得很轻松。我心里知道，墨野对我确实有好感，只是嘴上不说，而说自己是个本份之人，讨厌女人之类的话。可他常请我去澳可拉饭店，帝国饭店日华楼等一些大饭馆吃饭，很快我便知道他是个很懂得吃的人，只是饭量不大，酒一滴不沾。我知道他对待我的态度与众不同，要不然，他为什么这样多次约我，而且单独同我一起到这种地方来？大约过了一个月，我终于按捺不住对他的思恋之情，决定把他约出来到银座的“爱情”餐厅吃饭。

我对他这样说：“就算是我对您的答谢吧！”

他居然很痛快地答应了。

当时我的感觉就像一步踏上了通往幸福天堂的台阶。我想他

一定明白我约他到这个餐厅的意思。赴约那天，我把自己精心地打扮了一番，一边往身上洒最名贵的“夜间飞行”香水，一边在心里梦想着吃饭时的情景：把那瓶名贵的“洛扎”葡萄酒打开，我们边喝边说笑。喝完酒，我一定要让他送我到卧室……

可是那天的情景并不如我期待已久的那样。差十分钟六小时，我们来到“爱情”餐厅旁边的一家名叫“琥珀”的小店吃茶休息。墨野两眼布满血丝，不再如以往那样发亮，眼圈发黑，显得疲惫不堪。

“您最近休息得不好吗？看您样子很疲倦。”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的身体，关切地问道。

“身体还没问题。”他摇摇头接着说：“就是这几天实在是太忙了。有份报告明天早晨必须赶出来，为了完成这份报告，两天我只睡了三个小时，再这样下去真快吃不消了。干我们这行的，没事的时候闲得不知干点什么好，一旦忙起来居然忙成这样。”说话间，他扫了一眼手表，垂着头说：“今天晚上我只能陪您到九点，我还要赶回去加班，估计要干通宵了。您盛情邀请，我却这样扫兴，太对不起了。”

太让我失望了。转念一想：离九点还有三个钟头呢。又不在乎这一次，以后会有很多机会的，来日方长嘛。我急忙说：“应该是我道歉才对呀！实在不知道您这么忙，才把您请来，请原谅。”

我看到墨野开心地笑了。在他的双颊上浮现出一个笑靥，像女子般地笑。平时隐藏在严厉下的温和，就这样表现出来了，非常有魅力。

“不用这么客气，我一个人也是要吃饭的……有您和我一起

共进晚餐，这样才能在这三个小时里得到很好的休息呢。”

不久，我们在“爱情”餐厅的二楼，靠窗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墨野选了两个菜：圆葱汤和冷盘龙虾。我现在决定改用小瓶的“洛扎”葡萄酒。因为不管怎样，我今天不能喝醉了。

上松曾经跟我提起过，墨野是滴酒不沾的。可是今天，墨野说能陪我喝一杯啤酒和一杯葡萄酒，为此他进行了很长时间的锻炼。于是，我们用葡萄酒干杯。

“在日本不会喝酒还不算什么，若是在国外就不好办了。”墨野先呷了一小口葡萄酒，然后，放下杯子，自我安慰地说。

“当然，国家不同，习惯也不一样啦。比如在欧洲，普通的自来水水质硬，又有一种苦涩的味道，非常不好喝，而且还会影响身体的健康。所以，在那些国家，喝酒跟喝茶水一样，酒是一种很平常的饮料。像工厂里的工人，哪怕是吃午饭，也要喝一小瓶葡萄酒或啤酒。在那里，一瓶矿泉水比葡萄酒和啤酒还贵，似乎很划不来，可我还是非喝不可的，尤其像今天晚上这样吃饭，更是不能缺少的。其实这在日本实在是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了。只要招呼一声，招待员马上就会给您端上一杯普通水，不用花一分钱。在欧洲人看来，这多让人羡慕，多幸福呀！”说完，墨野果真端起了水杯。听他提到欧洲，我于是问他：“您去过欧洲很多地方吧？那里的什么地方使您最难忘呢？”我对北欧国家的一些地名不太熟悉，从心里期待着他能告诉我。

他会讲几个国家的语言，一定到欧洲去过很多次，而且肯定去过他母亲的故乡。如果能谈谈这些，也许能帮助我了解一点他的过去。他的经历简直是个谜。

“我确实是去过几次。从何说起呢？欧洲的文化，欧洲的古老历史。在这片土地上，即便是个小城市，也能让你看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古迹，让你领略到绚丽迷人的风光。就拿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来说吧，日本的旅游团把它当成是欧洲的乡下，根本就不列入观光路线。然而，这里一望无际的大森林可以称得上是一道奇观，就连巴黎的布朗勒森林都望尘莫及，森林面积之大，容纳东京二十三个区都绰绰有余。而且离城市很近，从市中心驱车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大森林的起点。拿破仑最后的战场滑铁卢离布鲁塞尔仅仅一小时的路程，那里是一个极大的牧场，大道的两边也是大森林，在茂密苍翠的林中，散落着几座豪华的餐厅，都是古代王公贵族们的别墅改建而成的。三年前，我曾经在其中的一家餐厅度过了除夕之夜。因为是过年，餐厅准备了特别丰盛的奇饌佳肴。让我念念不忘的第一道菜是一盘精制的鹅肝，然后是大海龟肉汤，炒野猪肉，还有非常有特色的色拉，是用当地的野菜做的，特别精美的餐后点心……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次绝妙的晚餐。啊！真想再回去品尝一次。”

“对不起，我想问句不该问的话。那，那样一顿饭您要花很多钱吧？”我也不知怎么搞的，突然产生了这样一种好奇心。

“当时是我，一个日本朋友和一对比利时夫妇，四个人花了不到四万圆。不过呢，菜肴是很便宜的，才九百比利时法朗，折合成日元也不过六千圆多一点。大部分钱都花在那瓶酒上了，那是一瓶极其昂贵的高级葡萄酒，我也只是尝了一小口。”

“这样几道菜，要是在日本，不花一万多圆才怪呢！这样一比较除了水以外，那里的其他东西要是也这么便宜的话，我想在那里生活也是满不错的。”



“嗯！应该是吧。不过也不全是这样。例如香烟，我虽然不会抽烟，也了解了一下价格。普通的‘哈伊拉伊托’香烟在日本卖八十元一包，在那里卖到二百一十圆一包。别的烟，像‘拉契思托拉伊克’的价格都是一百七十圆一包，两边的价钱一样。所以说像上松三男先生这样的烟鬼到那里也是一样抽得起的。那儿的肉比日本要稍微便宜一些。噢，对了，还是元旦那天，我的日本朋友请我吃年夜饭。当时，他端出日本盖饭和青鱼子时，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对这位朋友说，青鱼子在日本有‘黄色的宝石’的美誉，是极难得的美食珍品，我这位长期侨居比利时的朋友竟然不相信。我毕竟是个男子汉，不能处处留心所有东西的价钱。但是我敢保证：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的价格，至少比日本要便宜一位数。当时我正巧看到一个人要出售的一幢大住宅，从布鲁塞尔市中心坐车二十多分钟就到了那个地方，有三十几间房，还有一个三千坪的大庭院，像城堡似的，价格折合成日元还不到二千万圆……”墨野感触颇深地说着。

听了他的这番介绍，我也感慨万千，幽幽地说：“真羡慕他们啊！在首都的郊区，就有那么大的一片大森林，到那里去郊游是多么让人神往呀！我们日本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丈夫死时给我留下一些土地。最近，地价暴涨，一个朋友想买我的地盖房子，这反而让我觉得无比的恐惧。”

墨野的脸上出现一种很复杂的说不出的似是而非的表情。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差不多，我父亲临死时也给我留下了大片的土地。我如果把这些土地都卖了，即使我什么都不做，也够我无忧无虑吃喝享乐一生。虽然我这个人不善于当家理财，而且花钱如流水，我还是不愿意卖土地。不是我贪婪，也不是我

有多高的思想境界。我只是认为土地不是私有财产，土地应该是国家的。”

墨野说的这段话在我心里激起十层波浪，令我激动不已。不是因为他拥有大笔财产，能享受安逸、富有的生活——这是我为他感到高兴的——而是有一个美妙的想法在我的脑中闪过，它撞击着我的心房，让我兴奋不已：据说，男孩子向自己所爱的女孩子求婚时，要把自己的职业、收入情况等告诉她。墨野对我讲这些是不是意味着要向我求婚呢？

那只是我一厢情愿的事，墨野非常有理智才不会这样冒失呢。他曾经说过不喜欢女人的话，他在我面前还没有过感情冲动。何况，他是一个婚姻生活中遭遇过不幸的男人，一个思想成熟的男人，怎么能还像年轻人那么热情呢？虽然现实不像我向往的那样，但我坚信已经向成功迈进了一大步。我一定把握住下一次的机会。——我发自内心的誓言。

忽然，墨野神色异常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像是被磁铁吸着一样，径直向一个女人走去。我情不自禁地回头望去。那女人比我年轻几岁，也就三十来岁吧。穿着一套浅茶色的西服，胸前衣领处坠着一条黄色的项链。她的个子不高，体态很丰满，一双很大的眼睛，嵌在圆圆的脸上，这让我想起一个也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女友，她的丈夫疾病缠身，骨瘦如柴。为此有很多人在背后说她是—台全自动绞肉机。

在这种地方遇到熟人是很平常的，可在我心里还是涌动着一股酸意。

只见墨野走到那“大眼睛”身边，和她交谈着。那女人走到一个座位上坐下来，墨野才回来，说道：“对不起。是我一个



朋友的妻子，叫宫崎俊子。”

墨野向我这样解释。我不相信他的话，有一肚子的为什么。

难道是我神经过敏？总觉得他在说谎。名字一定是真的，有假的地方就是那句“是一个朋友的妻子”，从表面上看，这句话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他为什么不直接说她是：新剧演员啦、弹琴的啦，或者是酒吧间新聘的经理什么的？不过从墨野的性格上看，他决不会和酒吧间的老板娘、女招待一类的人有什么特殊关系的。

墨野和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在心里琢磨着。

墨野的情绪发生了巨变，闷闷的一句话也不说，好像突然发生了什么事，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只喝了一小口的葡萄酒，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一口干了。

一次很难得的、我精心安排的约会就这样泡汤了。

味道鲜美的龙虾现在吃起来，味如嚼蜡，毫无滋味可言了。总算熬到吃完饭，墨野才张口说话：“非常抱歉，我忽然想起来，在我的报告中有几处重大错误，虽然不用重写，但修改起来很麻烦，要花费些时间，现在不得不失陪了。”他的解释很勉强，说话时的语气和神态很不自然。我知道他在找借口。

我真想问他：“您丢下我不管，准备和她一起去什么地方呀？”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终于没有说出口。我很清楚，在这种情形下，给他留下一个争风吃醋或者是蛮不讲理的印象，那么，我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

“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在出租车上，墨野依然不说一句话，快到我的公寓门口了，我才鼓足勇气试探着问他。“我有时间的时候再给您打电话。”墨野的回答好像只是顺口说说而已。

我真的希望他马上告诉我下次见面的时间。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他。

回到家，为自己倒了一大杯白兰地。我心里难受极了，希望这杯酒能使我平静下来。

偏偏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

“是村田女士吗？您已经回来了？”是谷口菊子的声音。她和我同住一楼，是个七十五岁的老太太。

我回答：“我也是刚刚进门”。

她说话的语气不大对劲，似乎有什么让她担心的事发生了，很紧张地恳求我：“现在我能打搅您一会儿吗？我有点事想找您谈谈。”

我现在正好闲得没事可做，想找个人陪我聊聊天，于是答道：“您来吧！我等您。”



二、七十五岁老太婆的不安

谷口菊子今年七十五岁，明治时代出生。她的头发花白了，但精神非常好，经常自豪地说自己不戴花镜能穿针引线，并自夸说自己的牙齿有一半不是补的。她的胃口很好，一顿饭吃一份牛排绝对没问题，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她说话思维清楚，条理分明，给人的感觉并不糊涂。

就是这样一位老太太，五分钟后到我的房间时，脸色特别难看，好像发生了非常意外的事。

我看她这样，以为需要我陪她去看医生，就问她：“老太太，您这是怎么啦？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

她摇了摇头，说：“不是身体不好。我收到了一封信，看不懂想麻烦您给看看……”老太太说着，递给我一个信封。

我接过信封。这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信封，上面收信人姓名是整整齐齐的印刷体，信封的背面并没有写发信人的姓名。

信封里面只有一张便笺，上面横着写了一行字。当我看清上面的字时，不由吓出一身冷汗。